



追询 “达尔文的斗犬”

◎汪微

如果说进化论是达尔文下的蛋，那么孵化这枚蛋的就是赫胥黎。今年是赫胥黎200周年诞辰，找出他的代表作《进化论与伦理学》再温一温。

达尔文的《物种起源》发表后，不仅使整个生物学科发生了革命，更重要的是使人们认识世界的方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。这部名著一问世就被天主教会视为洪水猛兽，于是，科学与宗教的剧烈冲突再度爆发。达尔文毕竟是达尔文，他居然早早地指出，要是没有进化论学说的话，生物学里的绝大多数关键节点都讲不通，然而对进化论进行完美的社会伦理学阐释，似乎要等到赫胥黎的出现。

面临被围剿的困境，进化论当何去何从？赫胥黎作为“达尔文的斗犬”，为进化论作了出色的辩护，并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力。他认为《物种起源》这本书的格调在生物学界是无可替代的，它可以感动那些对这个问题一知半解甚至一无所知的人，“至于达尔文的理论，我即使赴汤蹈火也要支持”。包含在达尔文理论之后的结论是，生物的演变总是由低级向高级，由简单到复杂，后来者必定优于其先祖。这一理论，无疑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。

赫胥黎为何如此坚定地捍卫达尔文理论？作为一名博物学家，他从接触达尔文理论的第一天起，就对自己长期苦苦思索的“生物共同由来说”产生了一种顺理成章的顿悟，心悦诚服地表示：“达尔文先生的假说同生物学上所有已知的事实都是符合的。”《进化论与伦理学》把进化论的观点应用于人类社会，指出人和动物一样“优胜劣汰，适者生存”，“人类社会的伦理关系，不同于自然法则和生命过程，人类具有高于动物的先天本性”，这些说法逐渐为人类学、心理学、哲学和社会学所广泛接受。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将该书意译为《天演论》，产生了惊人的影响。许多改变中国命运的关键人物，如康有为、梁启超、孙中山、鲁迅、毛泽东等，都从《天演论》中获得了全新的世界观与人生观，用进化的眼光为处于危难的中国寻找出路。

那么，《天演论》是《进化论与伦理学》的简单“复制”吗？当然不是。记得鲁迅曾赞赏说，《天演论》不是译出来的，而是“做”出来的。这种“做”，更能充分体现“达尔文的斗犬”的精神内核。“天演之事，将使能群者生存，不群者灭；善群者存，不善群者灭！”意谓国与国之间也是一个大竞争的格局，唯有强者方能成为优胜者，立于不败之地，进而求得发展。像这样黄钟大吕般的话语，毫无疑问会具有长久的生命力。无论到何时，强国目标及形形色色的竞争都会考验着国家、民族的进取精神，这种精神应该属于全人类。



《灰姑娘》

插图选(4)

埃德蒙·杜拉克 绘

首相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一直很忙。



就算我全无胜算

杨照 著
中信出版集团

你怀抱什么样的梦想，比其他一切更真实地决定了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杨照结合作家生平、作品选段、日本社会历史以及拓展的经典文学，深潜入《挪威的森林》《海边的卡夫卡》《1Q84》等小说，解密村上文本中的众多符号意涵。

长辈的故事

熊景明 著
广东人民出版社

这部家族记忆史透过人物的命运沉浮，展现了西南边陲城市昆明自民国至共和国近百年的新旧冲突，时代风暴对一个大家庭的影响，细腻地描绘了在时代巨变的潮流中，一群普通人格守传统美德，坚守人性的美好信念，以至情至性彼此温暖，造福社会。

希腊别传

陈嘉映 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本书从希腊文化的源头迈锡尼文明的发端写到希腊化时代，而在希腊化时代，希腊人更像现代人，关注的是在这个纷乱无序的世界上怎样保持个体心境的安宁，因为他们被抛入一个大的世界，而不再是城邦中的人。

不可计算： 漫长数字时代的游戏与政治

[美]亚历山大·R.加洛韦 著
南京大学出版社

本书涉及“控制论假说”，即世界如何被框定为一个“系统”，而人类如何成为其中的“主体”。这一缓慢的革命影响了我们的认知、交流、生活和工作方式。本书不仅将批判理论与数字媒体结合起来，也描绘了可计算与不可计算之间不断变化的边界。

全世界的爱书人都一样

◎鸠玄

布克哈德·施皮南的《书情书》，二〇一六年出的德文版、二〇一七年出的英文版、二〇二〇年出的中文版，装帧设计、开本版式完全一样。我读的是中文版，译文流畅妥帖，甚为难得。至于书中内容，颇有共鸣，读时不禁频频失笑。

例如《签名的书》一节说到书店举办作者签名活动，有人把家中收藏的作者名下的所有书籍统统拿了过来，趁着排队的工夫，将书页翻到签

字的位置，不等作者问话，便把书写的要求说得一清二楚——这种场面，我也曾多次见过。

作者说，以有文化自居的矫情行为越来越受人诟病，但书柜和书墙并未因此失去独有的光环。他也和许多人一样，总喜欢拿书墙作摆拍时的背景，就像早年的工厂主和船长站在自己的厂门口或船头，让人拍照留影——如此这般摆拍的照片，在我们这里同样是习以为常吧。



金庸的错别字

◎谭苦盦

严家炎说，“金庸的语言是传统小说和新文学的综合，兼容两方面的长处，通俗而又洗练，传神而又优美。他保持了‘五四’新文学语言的新鲜活泼，少了一点欧化，增加了一点浅近的文言，既流畅利索，又古朴有力”。在形容为情势所迫不得不如此时，金庸惯用“实逼处此”一词。例如《射雕英雄传》，郭靖与欧阳锋对招，“明知己力不敌，非败不可，但实逼处此，别无他途”。又如《倚天屠龙记》，空智说道：“我少林三僧自非张真人对手。但实逼处此，贵我两派的纠葛，若不各凭武功一判强弱，总是难解。”

而刘国重指出，“对金庸的小说创作，影响最大的一部书，是顾明道先生所著的《荒江女侠》——不是这书写得最好，而因金庸读它最早”，此书“帮幼年金庸增加了词汇量”，诸如“虎虎有生气”“么魔小丑，不堪一击”等词，“不是因为这些词语仅见于《荒江女侠》一书，而因金庸极有可能从《荒江女侠》第一次接触，然后记住了他们”，还有“实逼处此”“群雌粥粥”等词，“都见于《荒江女侠》，而在金庸小说中一再出现”。不过，刘国重又认为，“《蜀山奇侠传》对金庸小说的影响，既深又广”。而在《蜀山奇侠传》之中又何尝找不出“实逼处此”。

其实，“实逼处此”出自《左传》，是沿用了数千年的成语，似不必独见于《荒江女侠》。其中的“实”字，清人王引之认为是语助无义，近人裴学海认为是“一同口语之‘的’”，字义虽有歧解，笔形却无异体。但有时候金庸笔滑，反复地将“实逼处此”写成“势逼处此”，例如《射雕英雄传》，穆易心想，“对方人多势众，但势逼处此，也只得一拼了”。又如《倚天屠龙记》，张翠山“明知树丛中有人隐伏，窜下去极是危险，但势逼处此，若不擒住暗箭伤人的凶手，自己难脱干系”。而且这两种写法往往相距不甚远，前后失照，不免给人一种稍欠谨严之感。



书中还写道，书呆子都是瘾君子。一个人染上了书瘾，就只能不断加大剂量。于是迟早有一天，书会从书架上喷涌而出，堆在地板上，贴在空墙边——此类情形，在我们的爱书人这里应该屡屡发生。就拿我自己而言，虽然买书已非常节制了，也往往迫不得已，将新书堆在书房地板上。等到实在堆不下的时候，便会挑出一些不再需要的，请收购旧书的人上门来收，或将其当作废品处理了。